

中国化妆师给外国首脑做造型

随着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召开,亚欧首脑齐聚北京,共商大计。与这些领导人最近距离接触的,恐怕不是他们的秘书和保镖,而是一位中国化妆师——岳华。在短短的两天里,岳华为数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外国首脑做了上镜造型,这些外国领导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把自己最光彩照人的一面展示了出来。迄今为止,岳华已经带领他的团队为24位外国领导人做过上镜造型,每个人的面貌特征、性格特色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昨天,岳华向记者讲述了为外国领导人化妆的故事。



岳华为潘基文做上镜造型



岳华为巴尔克嫩德化妆

岳华在法国学习了4年化妆,回国后创立了自己的造型工作室,还负责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主持人和嘉宾化妆。从2006年开始,岳华开始为走进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的外国领导人做造型。今年奥运会和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岳华几乎天天奔波在酒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大使官邸之间,为多位外国首脑提供上镜造型服务。

外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在华形象

岳华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为各国首脑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做造型时的工作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后两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布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汤加国王图普五世……

岳华说,从他接触到的外国领导人来看,都是对上镜前

的造型非常重视的。“很多时候,该国的驻华使馆甚至总统府、总理府的新闻官员都会反复与我确认造型在哪里进行,房间里需不需要镜子这些细节,有的还专门把这短短的5分钟、10分钟造型时间写在书面的日程里,真的是特别仔细。”岳华说,他的一些外国电视台的朋友曾经对他说,这些领导人其实在本国接受电视采访前并不是每次都要做上镜造型,但是他们在中国都很关注这个环节,说明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在乎自己在中国电视观众面前的形象。

造型时间只有几分钟容不得半点闪失

岳华说,给领导人化妆与给明星化妆完全不同,精神上和时间上的压力都非常大。“给明星、模特、主持人做造型的时候,有时候二三十分钟,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做出来自己不满意还可以随时修改。但给

首脑们做造型就不同了,必须做得端庄大气,不能看出任何粉质。更大的挑战是,他们在中国的日程都非常紧张,都是因为特别重视自己在中国观众面前的形象,才特地抽出5分钟、10分钟做造型。也就是说,当他们被一大群保镖随从簇拥着进入场地坐下开始,所有的工序我都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要把二三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工作量统统密集地压缩在这几分钟之内,容不得半点闪失,更不能做错了重来。”

化妆前先上网找图片打腹稿

对于习惯了给明星造型时精雕细琢、有时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的岳华来说,只用几分钟搞定一个造型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开始为外国首脑化妆时手忙脚乱的样子,“有一次身边的外方保镖都做皱起眉头了,我心里更加紧张,急出一头汗。

好在那位首脑人非常好,一直微笑着没说什么。”

从那以后,岳华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给外国领导人化妆之前一定上网找到他们在各种场合的高分辨率照片反复地看,一直看到自己一闭眼就能浮现出他们的面容为止。然后,岳华就根据每位首脑不同的五官、肤质、发型用不同的化妆品和造型方式在脑海里先给他们化上几遍,直到找到最理想的形象为止。打好了腹稿,到现场的时候就能一气呵成,不耽误领导人的宝贵时间。

这次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岳华为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高效率地完成上镜造型后,巴尔克嫩德首相和荷兰驻华大使夫人还先后与岳华合影留念表示感谢。

麻生首相西装笔挺风趣幽默

10月25日下午,岳华给前来参加亚欧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做上镜造型。在

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花了两个多小时在脑海中为麻生首相做好了完美的造型。

“等我到麻生首相的休息室时,他已经在那里了,正坐在巨大的长方形会议桌旁边紧张工作,房间里还有十几位日本官员,看我们拎着大化妆箱走进来,日本官员都立刻离开了房间,只留下两名工作人员。麻生首相抬起头用日文对我说了句‘你好’。我也礼貌地回答了一句‘你好’。”

由于事先打好了腹稿,岳华很快为麻生首相做好了造型,他本人也表示满意。岳华告诉记者,在化妆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麻生首相的脸上,没有太多关注到他的衣着。

等麻生首相做完造型大步流星走进采访室的时候,岳华才发现他的衬衣袖子非常有设计感,特别是他的西装非常笔挺而且腰身明显。后来岳华才知道,麻生首相的西装边角里缝进了细小的铅块以使面料始终

垂坠挺括。

采访结束后,首相身边的人又提出给首相把妆卸掉,“看来麻生首相和他的助手都非常明白上镜妆和在生活中自然状态之间的区别,于是我赶紧趁着他们闲聊的时候飞快地给首相把妆卸得干干净净。”

岳华说,那次旁听采访,麻生首相的幽默风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时候他刚回答完,我看到在场的中方和日方人员都在笑,坐在我旁边的日本驻华大使官本雄二有时笑得肩膀都在抖,但现场需要安静,所以我们都不敢出声。”

保镖打手势要求为扎尔达里总统卸妆

不久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首次访问中国,岳华为他做上镜造型。“由于严格的安保措施,现场气氛一直格外严肃。采访结束后,我正打算收拾东西离开,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右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巴方保镖面无表情地死死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一下子有点蒙,心想:难道总统对造型不满意?只见保镖抬起右手,用力在他自己的脸前画了两个圈。”岳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让他给总统卸妆,吓了一跳的岳华有点哭笑不得。

关于这些为首脑们化妆的有趣经历,岳华能讲出很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之后依然风度翩翩,魅力不减当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从不回避敏感问题,超级坦诚;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平易近人,让人简直感觉不到他是一位首相……

据《北京青年报》

绝症男为妻“招夫”反告妻子重婚

丈夫身患绝症,为了摆脱不能自拔的生存危机,丈夫主动替妻子“招夫”;当妻子与“新夫”在共同承担义务中迸发出爱的火花后,颇不是滋味的丈夫却告上法庭,将妻子与他亲手招来的“新夫”送进监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幕由丈夫主导的重婚闹剧仍然没有尾声……

构思“招夫”奇想

蒋和平与王妍是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一对农民夫妇。婚后的10年中,他们经营着自己的茶林和笋田,过着平淡的日子。同多数农民一样,都希望养个儿子防老,但无奈的是,妻子在四年中为他生了两个女孩。这使蒋和平郁闷不已,从此他与妻子长期“冷战”,对两个孩子也不闻不问。

今年冬天,蒋和平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牙龈长出一个囊肿块,他以为是炎症,吃了一点消炎药后就没放在心上。可两个月后,肿块不但没消,反而越长越大,连吃饭都觉得困难。他着了急,连忙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右上牙龈鳞状细胞癌”。

蒋和平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小小肿块就是癌症。尽管丈夫对妻子长期“冷战”,可一听到医生的诊断,王妍还是急了,她劝丈夫说:“不管怎样,还是到合肥去看看吧。”她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又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东拼西凑了1万块钱,陪着丈夫来到省会一家大医院。经过专家认真详细的化验,结果与原来的诊断一模一样,医生告诉他:“得赶快做手术、化疗,否则3个月癌细胞就要扩散!”

可将蒋和平得知手术和化疗要三万多块钱时,他就像接到“死亡通知书”一样绝望。到医院才几天,仅仅做了化验检

查,吃了一些药,一万多块钱就花得所剩无几,现在不但家里没有一分钱积蓄,反而欠了好几千的外债,哪里还能筹到三万多的医疗费呢?那一夜,蒋和平彻夜未眠,他想:“癌症总难逃一个死字,与其负那么多债去死,不如现在就回家等死!”第二天,他不顾王妍的苦劝,执意办了出院手续。

癌细胞就像魔鬼,常常折磨得蒋和平死去活来,不久他就瘦得皮包骨了。他躺在床上,想着过去对王妍、对孩子的冷落,看着家里穷困潦倒的样子,心里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负罪感,他想:自己的时日也许不多了,这岌岌可危的家靠王妍一个人怎么能撑下去呀?

突然,蒋和平想到了一个叫徐钊的汉子。这徐钊35岁,由于平时只知道干活很少言语,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一个奇怪的想法划过蒋和平的脑际:如果能把徐钊“招”上门来,将来王妍和孩子也有了依靠。晚上,蒋和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妍,开始王妍说啥也不同意,蒋和平劝着妻子:“徐钊上门为我家做事,我们管他吃喝,其实这与请劳工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王妍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压力,经丈夫反复劝说也就默许了。

第二天,蒋和平叫老爸,老妈亲自到徐钊家,把自己为妻子“招夫”的想法告诉徐钊。可徐钊是个很刚强的汉子,他听两位老人一说,觉得这事太荒唐,一个劲地摆手:“不行!不行!这像什么话?”

徐钊不同意,这可急坏了蒋和平,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想到了徐钊的姐夫——郑某,他是郑的好友,从郑某平时的言谈中,蒋和平知道徐钊特别信任他。蒋和平硬撑着身子

起了床,铺纸提笔给郑某写了一封“遗书”:我跟你就要永别了,今有一事拜托,我死后,根据我本人的要求和王妍本人自愿,徐钊来我家“顶门户”……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徐钊身上,希望你好好把两个孩子养成人,好好地对待王妍……你我兄弟一场,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只有来世报答了……

收到蒋和平的“遗书”,郑某十分难过,他很快给蒋和平发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和平兄,看了你的来信,我心如刀绞。你提出的事情我有求必应,保证让徐钊到你家顶立门户养孩子,给老人送终,必要时我给你起草一份协议……”

在郑某的反复劝说下,徐钊心情十分复杂,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蒋和平“招夫养子”的请求。

进出“爱情”火花

春节刚过,郑某来到蒋和平家,在他的面前,蒋和平与徐钊订立了一份“招夫养子”协议,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由徐钊与王妍共同管理家庭,完成蒋和平承担的义务,共同抚养女儿,赡养老人,负责给蒋和平送终并继承蒋的财产。

这以后,徐钊就正式成了蒋家的一员,在他的心里,蒋和平就是自己的大哥,渴了,徐钊给他递水;饿了,徐钊为他端饭;冷了,徐钊替他送上暖水袋……徐钊对农活特别内行,元宵节一过,他就忙着为王妍家的责任田上肥。春风刚吹进江南,别人家的田还在沉睡中,徐钊就牵着耕牛开始耕田了,看着徐钊挥汗如雨的样子,王妍也帮不了什么忙,她悄悄烧好茶,带上两个荷包蛋,把热茶热饭放在徐钊劳动的田头,然后

又赶回家,陪在丈夫身边。

那几千元的债务像一块石头压在王妍心口上,一天,她无意中道:“唉,什么时候没债就好了。”这句话徐钊听得真真切切,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他一个人早早上山了,直到傍晚时才回来,王妍还没来得及问一句,他就从兜里掏出二十多块钱塞到了王妍手上,他说这是从山上打竹笋换来的。随后他又对王妍说:“家里的茶摘得差不多了,我们干脆收点茶叶、笋干到外面卖。”晚上,蒋和平把自己过去的客户名单写在纸上,次日一大早就徐钊就和王妍走村串户收起了茶叶,一季下来,他们真的赚了不小的一笔钱,为蒋和平还清了所有的债务。那天晚上,王妍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丈夫,他瘦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

徐钊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从“招”进蒋家那天起,他都不在蒋家过夜,他怕周围的人说他“闲话”,他和王妍之间就像兄妹一样相处着。尽管徐钊和王妍从没停止过为蒋和平求医问药,但蒋的病情仍在一天天恶化,一天夜里蒋和平突然口吐鲜血,他用微弱的声音叫过母亲,对她说:“快去……叫徐钊过来,我怕要走了……”

母亲也急了:万一儿子夜里有个三长两短,没个男人可没主见。她赶紧跑到徐钊家,哭着对他说:“和平恐怕活不长了,我和王妍都很害怕,你赶快搬来我家住,有个三长两短也好照应。”徐钊想到蒋和平签了协议就跟着蒋母住进了蒋家。

徐钊住进蒋家后,他仍坚持与王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了共同照顾蒋和平,共同抚养着两个女儿,他们间没有任何故事发生。但人非草木,自

从徐钊为蒋家还了几千块钱的债后,王妍心中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激,徐钊住进蒋家,王妍在与他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又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

省吃俭用是徐钊一贯的性格,到王妍家他更是连菜都舍不得吃,一天晚上,王妍看徐钊又在吃“白饭”,就随手从碗里夹起一点蔬菜送到徐钊的碗里,这一举动让在一旁的蒋母看到了,她把筷子一扔,冲着他俩人说:“这像什么话?和平还没断气呢!”本来这样说说也就算了,可她又把看到的一切添油加醋地告诉了蒋和平。躺在病床上的蒋和平当然不是滋味,这以后,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一天,王妍为蒋和平熬好了药,刚端到他的面前,蒋和平尝也没尝,就冲着王妍骂道:“想和野汉子结婚,要把我烫死啊!”说着把一碗药汤全部倒到了地上。王妍委屈极了,她扭头冲出了门,一个人跑到屋后,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徐钊走了过来,他刚想劝王妍几句,还没开口,王妍就一头扑进徐钊宽厚的怀里……

丈夫一怒告妻

这以后,人前人后数落王妍成了蒋母的家常便饭,婆婆冷若冰霜的面孔和丈夫冷酷无情的态度伤透了王妍的心,慢慢地她对蒋家失去了信心,而对徐钊的感情却急剧升温。看着自己的妻子真的投向了别人的怀抱,病中的蒋和平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于是他偷偷地给当地司法办和派出所写了一封检举信。

有关部门闻讯后高度重视,很快,派出所民警和妇联干部就找到了徐钊和王妍,分别

对他俩进行了警告和批评教育,要求他们迅速中断关系。

但是,蒋和平的所作所为非但没能阻拦王妍与徐钊关系的发展,反而使他俩产生了对蒋的敌意,5月初,王妍索性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了徐钊家,和徐钊公开过起了“夫妻”生活。

蒋和平万万没有想到,当初自己为了解决生存危机,想出的“招夫养子”奇招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强忍剧痛一纸诉状将王妍和徐钊告上了法庭,要求追究两被告“重婚罪”的刑事责任。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迅速立案,王妍、徐钊涉嫌重婚罪被依法逮捕。最后法院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做出如下宣判:王妍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徐钊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

就在王妍和徐钊走上被告席的时候,自导这幕重婚闹剧的蒋和平也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

剧情还将延续

蒋和平走了,但这幕闹剧却没有尾声。

王妍和徐钊受到法律制裁后,不少人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认为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蒋一手造成的。

尽管许多人对两被告表示同情,但是,王妍和徐钊的感情更多的是被世俗所不容。现在王妍走到哪里,都有人指背,对这些,王妍说自己不在乎,而让她最痛心的是两个女儿都不理她了,见到她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

随着徐钊的获释,围绕王妍和徐钊之间有关情感与法律、良心与道德的争论还在继续下去……

(文中人物除蒋和平皆为化名)
据《楚天金报》